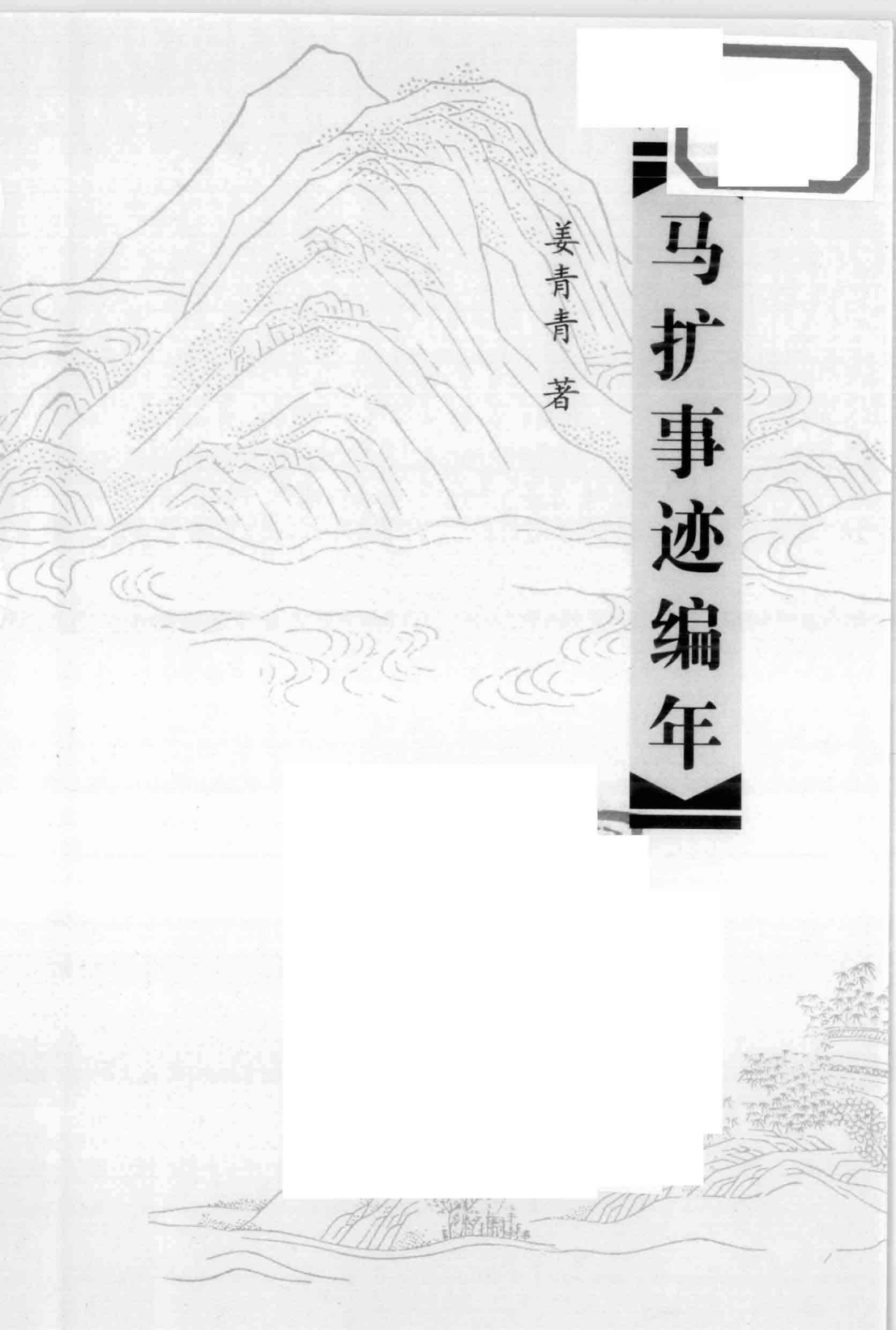


马扩事迹编年

姜青青 著



杭州出版社



马扩事迹编年

姜青青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扩事迹编年/姜青青著. —杭州: 杭州出版社,
2005.6

ISBN 7-80633-773-3

I. 马… II. 姜… III. 马扩(?~1151)——生平事迹
IV. K827.4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30835 号

马 扩 事 迹 编 年

作 者 姜青青

责任编辑 金天国

封面设计 祁睿一

封面画像 傅伯星

出版发行	杭州出版社	社 址	杭州市曙光路133号
邮 编	310007	电 话	0571-87995821
印 刷	杭州华艺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1230 1/32	插 图	90幅
印 张	6.5	字 数	160千
版 次	2005年6月第1版		2005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33-773-3/K·85	定 价	26.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的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序

徐 规

马扩,生年未详,卒于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十二月己丑(公元1152年1月31日),熙州狄道县(今甘肃临洮)人。北宋徽宗政和八年(1118年),武举进士出身,颇知书,有口辩,初官承节郎、京西北路武学教谕。是年二月(十一月初一日,改政和八年为重和元年),其父登州(今山东蓬莱)防御使马政等奉旨以市马为名,自海道赴金国探问,讲买马旧好,此为宋、金“海上之盟”的肇始。其后,宋、金多次互遣使臣约夹攻辽国、取燕云旧地之事。自宣和二年(1120年)起,马扩即随父去金国报聘、议事,在宋、金外交上颇具折冲樽俎之才能。因宋方政治腐败,兵力衰弱,将帅无能,宣和四年(1122年),刘延庆领军至燕京之西卢沟河,被辽军击溃,烧营而遁。是年十二月,金军不战而入燕京。宋、金双方为割地、税赋而争议。马扩回宋廷议事,投送宰相王黼一札子云:

燕地乃中国北户,自祖宗以来,有志恢复。比者海上交结女真,已许割还,但缘刘延庆遁走,失入燕之机会。今女真先入据之,轻我兵弱,已肆侮慢。当此形势,于复地未为急,而防后患乃急务也。愚请于复地之间,条画徐制女真三策,以杜后日之患。若女真果以山前、山后故地、故民尽还本朝,将用我故民

守我故地，关山险阻，易为捍御，虽倍益岁赐，则所入足偿所出，得以复境土而绝后患，是为上策。倘女真必欲割留平、滦、营三州，不全归燕地，则宜各守所得，彼得燕山（指燕山府，今北京市），使守燕山，我得涿、易，即守涿、易，比类高丽、夏国，少与岁赐，彼必欣然听命；若虑日后侵陵，则于广信[军]以北横斜多筑城垒，严屯军马，仍开掘涿、易两河为塘泺，连接沮洳，直抵雄、霸，彼来则御之，退则备之，是为中策。若且听金人奉圣州之约，止割燕京六州二十四县，全与契丹旧币，姑苟目前之利，徐为善后之计，是为下策。舍此三者，若汲汲于求地而不计劳费，增岁币，益礼数，兴板筑，姑防一隅，用新附之众，徼幸战胜，徒劳交往，事或遽成，一旦使女真得志，殆将取侮于四夷，是为无策。

（《三朝北盟会编》卷十三，宣和五年（1123年）正月初四日，引《茆斋自叙》）

庸懦的宋廷竟奉行“无策”，败坏了国事，招致金军南侵，京师失守。时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冬也。

其后，马扩自真定府（今河北正定）狱中（靖康元年正月，被北宋真定府路安抚使刘鞬诬陷下狱）脱身，奔赴西山和尚洞，被当地抗金义军奉为首领，但旋即在一次战斗中被俘。金帅斡离不招降不成，允许其耕种卖酒自活。但马扩利用酒店掩护暗中联络山中义军，终于在建炎二年（1128年）寒食节伪随大姓送丧，携亲属西走五马山寨（今河北赞皇县东），结集两河义兵，各据寨栅，屯聚自保，并代表五马山寨义军首领、高宗皇弟信王赵榛南下行在扬州向宋廷请兵渡河策应。事未就，山寨亦遭陷没。南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三月初二日，马扩在临安府应求直言诏，上书云：

臣观金贼猖獗，连年犯顺，劫迁二圣，几危宗社。斯非金贼精强固无敌于天下也，特我国家急难之际用非其人，凡所以为

失误者多，臣试摭而言之，其误有四，其失有六。

其始用人非才，不能乘机拓境，全示懦弱，取侮夷狄，其误一也。虏既退师，略不修备而禁止，莫敢言金人再来，其误二也。……不能乘人心愤贼之时，激使忠义，力治兵战，以谋恢复，甘蹈覆辙，泥于请和，使势力日益穷蹙，其误四也。

四误之外，复有六失。初欲复燕，既自招金人之侮，彼既长驱入寇，是时，张孝纯帅太原，童贯当移司真定，两镇助势，以遏燕山、雁门入寇之师，邀掩晋、绛，挫其锐于坚城之下，然后整兵论和，事无不济。奈何贯乃惑幕下蠹生偷安之计，拥众奔还，遂使金人长驱渡河，其失一也。金贼既犯京阙，时已初春，彼若修攻具，填壕堑，无虑一月，彼能坚围，不过两旬，在我则宜严备守御，专任将帅，善守雁门，遣使人啖以厚利，画以白沟，彼势不可留，必欣然听命。是时，河北诸军方敛兵自守，陕西等勤王之师相继而至，万一贼不从议，则密檄河北诸镇，潜喻勤王之师，待其意懈，前邀后击，可立大功。奈何浅识之士急割三镇以求和，遣贵近以为质，自是之后，虏益悉我底蕴，安其奸谋，其失二也。割三镇既为失矣，且宜坚守信誓，示以无能，以懈虏心，亟增备御，以图后举。倘三镇不屈，即当遣使通义，声言以岁币赎之，因成敛兵之计。奈何轻易之论，遽隳信誓，骤欲撓战，其实无能，使敌骑复来，了不能支，为我太蹙，其失三也。金贼既立张楚，自界大河而守，我当以黄河自为新边，亟修堡寨，倚河为固，修葺战具，帅守令佐悉任武臣，使守土治民合为一事，进攻退守得以自专，人无掣肘之患，则其才得以自尽，多方措虑，虏骑岂能轻渡？奈何不达事机，泥于循常，一切不为防闲，儒冠侈袂，高谈阔视，略不介怀，于是上疑下惧，众力不齐，贼骑复来，如拉枯朽，其失四也。皇弟信王脱于囚虏，集兵山谷，结约河外忠义，所得壮勇，不啻数十万，颙候王师渡河，相为策应。时方金人欲剃南民顶发，人人怨愤，日思南归。又燕地汉儿苦其陵虐，心生离贰，或逃叛上山，或南渡投降，自河以

北,传布蜡檄,皆约内应。……是时若王师得济,则诸路山寨接势兴举,见签军、汉儿变于内,契丹、夏国图于后,两河州县一旦可复,金贼势自瓦解。奈何群言譟沮,禁止渡河,使金人反乘机便,驱新剃签军南渡深侵,胁降郡县,土地人民,器甲财粮,凡我有者,悉成彼用,转利为害,其失五也。贼既连陷大名、东平二帅府,势必选骑潜袭行在,我当分遣锐师,列屯淮口,设营于近郊,预为捍御,不惟乘贼远来,可以掩击,兼彼探知有备,则莫敢易进。奈何轻议寡谋者,料彼不来,略不为备,遂使虏人大肆猖獗,几犯清蹕,陷生灵于仓卒之际,溃军旅于窘乱之间,其失六也。此六者,大概当防而不防,当击而不击,勇怯逆施,进退倒置,皆大失机会者也。臣之所陈“四误”、“六失”,虽云已往不可追悔,盖不可不为后日之龟鉴。

……

(《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二十三)

《三朝北盟会编》所录马扩此次奏疏,总约三千余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十一所载为节录本,仅六百余言,其文末李心传总括说:“累数千言,皆切事机”。

三月初五日,宋行在所临安府(今浙江杭州)发生“苗(傅)、刘(正彦)事变”,迫高宗退位,改元“明受”。三月二十一日,马扩除枢密都承旨兼知镇江府。高宗复位后,以扩阴怀观望,停其官,责永州(今湖南零陵)居住。绍兴元年(1131年)三月,许扩自便。四年十月,宰相赵鼎、执政孟庾、胡松年共荐马扩有才,中因苗傅事得罪,乞复试用。宋廷复除扩枢密副都承旨。绍兴八年(1138年)九月,和议将成,宋廷忌言兵事,扩逡巡求退,罢为荆湖南路马步军副总管。绍兴十一年(1141年),屈辱的“绍兴和议”订立,马扩累乞宫观,特依所请。扩晚年闲居,据日记摘编润色成《茆斋自叙》一书,记事始于北宋宣和二年(1120年)九月,止于靖康元年(1126年)二月。书中所载宋金谈判事甚详,每当宋金关系紧急时刻,马扩均有极为精湛的政

见,其正确性为后来形势所证实。此书早已失传,史书亦无马扩之传记。幸而《三朝北盟会编》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尚载有其事迹,并录其《茆斋自叙》的文字,可供研究。

近人探究马扩其人其事者以名史家陈乐素先生(1902—1990年)为最早。1933年12月,陈先生在《辅仁学志》第四卷第一期上发表《宋徽宗谋复燕云之失败》,1935—1936年又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本第二、第三分册上刊登《三朝北盟会编考》(均已收入其《求是集》中),两文涉及马扩事迹及其所撰《茆斋自叙》。其后,1990年12月,台湾省著名宋史专家黄宽重先生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第六十一本第四分册上刊布《马扩与两宋之际的政局变动》一文。总而言之,研究这一课题的学者寥若晨星。

最近杭州日报报业集团杭州网总编辑姜青青同志在从事业务之暇,抽空辑成《马扩事迹编年》一书,内分海上之盟、出使燕京、折冲樽俎、山雨欲来、五马山寨、坎坷仕途等六卷,并附有插图,详述马扩生平事迹,眉目清晰,校勘精审,订正前人记载不少缺失,颇有助于两宋之际的宋、辽、金三国关系的研究。

姜君因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龚延明教授之介,送来打印稿囑为之审阅,并作序言。爰摘取本书记述马扩生平事迹聊充导读。容有失误之处,希批评指教是幸!

2004年6月于浙江大学历史系,时虚度85岁

目 录

序.....	徐 规
缘起	(1)
卷一 海上之盟	(25)
卷二 出使燕京	(52)
卷三 折冲樽俎	(66)
卷四 山雨欲来	(99)
卷五 五马山寨	(121)
卷六 坎坷仕途	(154)
附录 五马山古战场	(191)
后记	(196)

缘起

马扩，一段祸乱历史的缩影

公元1127年的“靖康之变”，是旷古罕见的惨痛巨变，一个经济、科技和文化空前发达的国家突然瓦解，一个承平百余年的王朝转眼破灭，两个皇帝被曾经的盟友俘虏，半壁江山沦陷敌手，大半个中国陷入空前的灾难祸变之中，无数的人民背井离乡、妻离子散……这一事件给历史留下了极为悲惨和荒唐的一页，但同时也留下了一段不可磨灭的悲壮的英雄史诗。

马扩，就是这段英雄史诗中的一个非常特殊和不能忽略的“强音”。

出生于熙州狄道(今甘肃临洮)的马扩，是北宋末年至南宋初期时的一位中级武官。他在绍兴二十一年十二月(1152年)去世时的官衔也不过是正五品的“观察使”，而且纵观他的一生，他远没有同时代的岳飞、韩世忠、刘锜和吴玠、吴玠兄弟那样的赫赫战功，也没有像张俊、刘光世和杨沂中等人的“威名”。然而，马扩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他的一生大而言之，联系着宋、辽、金这三个王朝的兴衰；小而言之，有他自己非常曲折艰难的、甚至是屈辱的经历，

最后与多数志在恢复旧山河的中兴名将一样，事业未竟，壮志未酬，郁郁而终。

在当时那个大动荡的历史时期，宋朝一方比较引人注目的是以岳飞、韩世忠等为代表的主战派人物，以及以宋高宗、秦桧等为代表的主和派人物，而后世在对宋室南渡这段历史的研究中，比较关注的人群也主要是这些人。但是，就一个人的经历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来看，马扩是无人可以比肩的。

马扩阅历广泛，见多识广，在当时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到过宋、辽、金这三个王朝的京都，与三个王朝的君臣都打过交道；他曾凭借自己的胆识和口才，经历过外交谈判这样艰难的政治活动，也因为自己是武举出身，具备高强的武艺，而经历过喋血沙场这样惨烈的军事战斗；他见证并实践了北宋与金的重大外交事件“海上之盟”，也亲历了如“收复燕京”、“靖康之变”、“苗刘兵变”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他受到过金国开国皇帝完颜阿骨打的褒奖，也受到过金国名将粘罕的威逼和侮辱；他曾与辽国领兵大将耶律大石（即后来的西辽王朝建立者）有过直接的接触，也曾随同阿骨打的金军一起进攻燕京，后来金军南下，他曾多次率领河北义军与金人血战，并率领宋军渡河北上，与金人有过数次殊死激战，他是当时为数不多的曾与多方军事首领或军队有过直接往来的人物之一；他经历了惨痛的国破之变，也承受着与亲人天各一方的痛苦；他坐过自己一方的大牢，也曾作为金人的俘虏而被囚禁和软禁；在南宋之初的“苗刘兵变”中，他被一个“莫须有”的罪名贬斥到遥远的穷乡僻壤。可以说，像岳飞、韩世忠等中兴名将都没有这样复杂的经历，相比马扩，他们还是显得较为“单纯”的。

马扩的一生，就其自身而言，可以说是一个古道西风中的失意英雄逐渐淡出天际的过程，他留给历史和今人的是一个潇潇雨歇中的失败英雄面对滚滚东流而落寞身退的背影；放大来说，则完全可以说是北宋末年至南宋初年这段特殊历史时期的政治、外交、军事和社会的一个缩影。所以，历史学家陈乐素先生曾在对马扩《茆

斋自叙》考释中说道：马扩“其人与其书皆于时代有相当重要关系”^①。

马扩为人之品格和性格

马扩是一位当时少见的文武全才，他既为宋朝当政者所赏识，也为金国君臣所赞赏，但他却很不得志。然而，终其一生，他一刻都未放弃过忠于大宋的信念和为国尽力的努力。在与金国的外交上，他始终如一地奉行和维护国家利益，面对强悍对手敢于抗争，置自身的安危于不顾。即使是在金军横行天下、国家处于最危急的时候，自己也处于最险恶的境地时，他依然不屈不挠，竭尽全力挽狂澜于即倒，身体力行于救国救亡，冲锋陷阵于抗金最前线。

他的为人是很勇敢的，其出使辽国的经历很能说明这一点。当时宋朝应与金国“海上之盟”夹攻辽国之约，以童贯领军第一次北伐，兵锋直指辽国京城——燕京。童贯欲不战而胜，遣张宝、赵忠二人赍书游说燕王，却被燕王所杀。又差使臣谭九等人去说动易州土豪史成，促其起兵献出易州城。结果，这些人被史成送到燕京，亦被斩首。童贯知游说不行，于是募马扩授以“閤门宣赞舍人”以往。马扩此行可谓“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拿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仆捐亲爱，入不测之虏，实以国家安危存亡所系”^②。最后，“马有胆气，口辩抗论不屈，燕王惧，遂遣王介儒来（议和）”^③。

他的种种举动都可以看出他以国家为重、公而忘私的品格。马扩的人格魅力使他在当时不但为宋朝朝野所称赏，而且也为一些金国重要人物如阿骨打、斡离不、乌陵阿思谋等所敬重。

但是，在与劲敌金军的血战中，马扩却表现出独来独往的举动。史料中没有他与南宋中兴诸大将如岳飞、韩世忠、刘锜、吴玠、吴玠、张俊、刘光世等人往来的记载。只有在建炎二年（1128年）冬十月，金将粘罕围攻濮州，南宋朝廷遣韩世忠、范琼等领兵分道拒战，马扩得到了“援之”^④的朝命，但未见他们之间有什么协同作

战的情况。而此前他率领一支“乌合之众”北上救援五马山寨，孤军直入河北冀州，却没有任何友军协同作战，结果面对联合作战的金帅窝里温 and 挾懶之众，兵败清平城下^⑤。长篇历史小说《金瓯缺》描写他和抗金名将刘锜的关系犹如连袂连襟的亲兄弟，非常感人，但这只不过是小说家之言。

历史上的马扩是比较孤傲的，身为宰相的张浚千里致书请他参与幕府，他拒绝了；掌管一方大权的宣抚使吴玠请他参议政事，后来因为意见相左，他断然告退，不辞而别。绍兴八年（1138年），南宋朝廷偏安临安，与金人和议，朝中大臣忌讳兵事，这时候已经步入老年的马扩欲待继续统兵抗金，已属不可能，而待朝廷再行主战之事，也遥遥无期，与主和大臣同朝一堂，又非所愿，失望之余，他不得不提出辞职。

他的这种性格的形成，可能与他早年就屡次出使强邻、折冲樽俎于强暴的金国君臣之前有关，为了不辱使命，他必须具备傲然不屈、不卑不亢的品格和气质。

马扩《茆斋自叙》

南宋中兴名将中，只有岳飞、韩世忠、刘锜等人有一些奏折或诗词等数量很少的文字流传下来。而作为武将的马扩也能吟诗作文，他留下的诗极少，但从《三朝北盟会编》等史籍节录的有数万字之多的自述之作《茆斋自叙》，却是中兴名将中无人可以比拟的。在此还有必要强调的是，马扩在建炎三年（1129年）三月二日的应诏上书，长达三千余言，观点鲜明，引证得当，条理清晰，逻辑严密，对时弊顽症之痛切，对救国方略之深思，情之切切，言之凿凿，绝少虚言浮词，要在切实可行，时人评为“皆切事机”，是一篇不仅在武将之中，即便文臣中也是不可多得的奏议名篇。只可惜在马扩上奏后的第三天，突然发生了“苗刘兵变”，宋高宗自命难保，哪还顾得上这类经邦济国之策。

《茆斋自叙》是一部有关宋朝和金、辽关系的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著作,在南宋时即有不少著述引用了这部书。与马扩同一时期的蔡絛(蔡京之子),在撰写《北征纪实》时就已参考了《茆斋自叙》。后来,《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可能还有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兴小纪》、《金盟本末》、《华夷直笔》等史籍均引述过《茆斋自叙》。但可惜未见有完整的《茆斋自叙》传世,我们今天只能从《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和《中兴小纪》这几部流传下来的史籍中了解到被节录的《茆斋自叙》。

《三朝北盟会编》书目所录《茆斋自叙》,其作者未直接注明是马扩,而称之为“马廉访”(文渊阁本四库全书《三朝北盟会编》卷四首引《茆斋自叙》时也标明作者为“马廉访”)。根据《三朝北盟会编》等书所引用的内容均未涉及马扩在五马山举义抗金以后的事情,故是否可以推断,《茆斋自叙》应是马扩官拜保州廉访使之职时写成的,也就是说,最迟应在高宗建炎二年三月马扩奉信王之命赴扬州请兵之前写成的。而《续茆斋自叙》当是马扩随宋室南渡以后由曾三省(此人也许是马扩的亲友)根据马扩的未定稿整理而成的。

但是,这只不过是一个最粗浅的推断,因为我们还要判断马扩在官拜保州廉访使之职时有没有时间撰写《茆斋自叙》,并且后来能很安全地将它保存下来。

马扩任廉访使之职确切的时间史无记载。据《三朝北盟会编》记载:宣和五年三月,“马扩特除武翼大夫、忠州刺史,兼阁门宣赞舍人”^⑥。此时尚未见马扩有廉访使一职的加封。《通鉴长编纪事本末》记载:宣和六年“七月丙戌,膳部员外郎王麟接伴金国谢嗣位使,保州、广信、安肃、顺安军廉访使者马扩副之”^⑦。由此可见,马扩任廉访使之职,必是在宣和五年三月到六年七月之间的事。

现今所见的《茆斋自叙》最后的纪事之日是靖康元年二月^⑧。在这之前的正月二十七日这天,马扩突遭真定府路安抚使刘翰的诬陷,措手不及,身陷囹圄,几乎屈死,直到这年的十月份金兵攻陷

真定府,马扩方从真定府狱中脱身西走河北山寨^⑨。之后,靖康二年四月,马扩在河北山寨与金兵激战时被俘,在真定府被软禁了大半年,到第二年即建炎二年二月逃脱金人监管,奔上五马山,旋即于四月南下扬州请援,然后率兵北上救援五马山,于这年冬天在河北战败退兵,一路随宋廷渡江抵杭州,直到建炎三年四月因为“苗刘兵变”而被贬永州。这段时间,马扩两度身陷牢笼之中,又屡次率兵和金人浴血奋战,处境险恶,命且不保,所以他不可能有写书的心情和条件。

马扩被贬永州到绍兴元年十月应湖南二广宣抚使吴敏之招,复出为都统制兼参议官,这其中有两年半的时间,应该可以充分利用来撰写自述。

另外,《三朝北盟会编》和《通鉴长编纪事本末》这两种南宋人的史籍值得我们注意,两者都不约而同地记录了《北征纪实》作者蔡絛的一条原注:“作《纪实》后六年,始得见马扩《自叙》,备言金人入燕山事实甚详备。”^⑩考之《三朝北盟会编》所引《北征纪实》的最后年限为靖康元年正月^⑪,则蔡絛见到马扩《茆斋自叙》的时间最早也已跨入绍兴年间。由此也可反证,马扩在绍兴之前,未必能够写成《茆斋自叙》。

又据史料记载,绍兴八年,赵鼎上奏高宗说,马扩即将送到其著述《奉使录》,“记海上之盟,约金人夹攻事”^⑫。对此,陈乐素先生颇有疑问:“所谓《奉使录》,或即《自叙》欤?”^⑬不过,我们今天所见到之《茆斋自叙》虽亦“记海上之盟,约金人夹攻事”,然而往后直叙述到五马山抗金、南渡求援之事,与仅记海上之盟的《奉使录》当为两种著述,或者《奉使录》仅为《茆斋自叙》的初稿。

马扩何以取名“茆斋”?考其履历,试作如下解释:

“茆斋”之茆同茅,当为“三脊茅”。这是一种茅草,古代在祭祀、封禅时用来滤酒,即祭祀时,束茅而立,以酒自上浇下,酒汁渗透而下,酒糟则被茅所滤去。先秦典籍中或称作“菁茅”和“苞茅”,如:“江淮之间,有一茅而三脊,毋至其本,名之曰菁茅。”^⑭唐代有称其

为“灵茅”的,如唐人吕岩说有《灵茅赋》。

三脊茅并非遍地可见的一般茅草,它仅出产于江淮之间,先秦时楚国曾将其作为贡物而供给周室作为祭祀之用,“诸土不生,故楚人特贡之也”^⑨。那时还曾发生这样的事:僖公四年,齐桓公伐楚,楚人问兴师之由,桓公竟然说:“尔贡苞茅不入,王祭不共(供),无以缩酒。”^⑩

到了宋代,文献记载出产三脊茅的地区有永州(今湖南零陵)和鼎州(今湖南常德)等地。南宋祝穆《方輿胜览》记载永州时提到一种叫“香茅”的当地土产:“香茅:《山川记》,永之野有香茅,芬馥数里,贡以缩酒,盖《禹贡》‘荆州所贡,而楚苞茅不入’,即此。”^⑪常德地方志中也有三脊茅的记载,并称:“宋大中祥符元年,遣使沅江,采三脊茅三十束。有老人王皓识之,补州学,赐以粟帛。”^⑫《宋史》则称:真宗大中祥符元年“遣使诣岳州(今湖南岳阳),采三脊茅三十束,有老人黄皓识之,补州助教,赐以粟帛”^⑬。祥符元年,“岳州进三脊茅”^⑭。又,南宋朱辅称:“麻阳苞茅山,茅生三脊。”^⑮

马扩后半生的仕途与祭祀一职也有涉及。他在绍兴三年“因遇疾,乞祠。四年,奉祠居信州”^⑯。“绍兴十一年四月,马扩累乞宫观,诏特依所乞。”^⑰奉祠为宋代所设的祠禄之官,有宫观使、提举宫观和提点宫观等职,因主祭祀,故也称奉祠。

更让人关注的是,马扩在建炎三年四月被贬官永州^⑱,绍兴元年三月被“许自便”^⑲,在永州大约住了两年。后来,马扩又在鼎州做了一年多的地方官:绍兴七年二月,马扩知鼎州^⑳;绍兴八年五月,马扩从鼎州赴行在^㉑。

我们可以从上述记载中看到,专为祭祀之用的三脊茅在宋代是一种稀有的植物,若有发现和采撷,史官还得书录一笔,能够辨识它的人甚至还能得到封赏。而三脊茅在永州和鼎州及其左近还是一种特产,鼎州东面的岳州和西面的麻阳都有出产。马扩在永州和鼎州都住过不少时间,很有可能会知晓三脊茅这种土产。马扩做过祠禄之官,一定知晓三脊茅在祭祀等典礼中的功用。所以,马扩

以“茅”为其室名之颜,当是有所用意的。

如果这样的解释成立,那么,马扩在绍兴八年完成《奉使录》,而《茆斋自叙》是《奉使录》的最后修定稿,且所记也非局限于“海上之盟”,还是顺理成章的。唯一让人感到不可理解的是,为什么《茆斋自叙》署上的是作者过去的官衔“廉访使”,而不是眼前的“观察使”?如果一定要有所解释,那只能是一种推测,即《茆斋自叙》是马扩身陷牢狱(时任廉访使)时萌生撰写念头的;《茆斋自叙》正式动笔撰写的时间可能是建炎三年马扩被贬永州至绍兴初年这段时间;到了绍兴八年,马扩完成了《茆斋自叙》的初稿《奉使录》;原来打算献给高宗以作为史鉴的《奉使录》,后来因为不为高宗赏识,马扩只得取回,再作修订,最终写成了这部自传式的《茆斋自叙》。

马扩“为其父讳”质疑

华东师范大学的顾宏义博士在其《天裂——十二世纪宋金和战实录》一书中,曾就马扩之父马政在开启“海上之盟”中的第一次使金的使命这一问题,专门阐述道:

南宋著名史学家李焘认为马政初次使金纯属讲宋初买马旧好,未议及夹攻辽事,因为马政之子马扩所撰的《茆斋自序》并未载此事,议夹攻始自宣和二年(1120年)赵良嗣使金时。此说有误。《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大金国志·太祖纪》均记载马政此时已与金人议及夹攻事。由于南宋初人大都把联金取燕云之事作为招致金兵南侵的祸根,马扩欲为其父讳,故在《茆斋自序》中据宋廷公开诏令,强调马政使金只为买马讲旧好,直待赵良嗣使金才议及夹攻,把全部责任推到赵良嗣身上而已。^②

据此而论,马扩不但是一名卑鄙龌龊的小人,为了其父的名节,不